



如梦方醒

著

· 奥尔布里

〔英〕特德

译
赵苏苏
群众出版社

80759

I561.4
2

如梦方醒

● [英] 特德·奥尔布里 著

● 赵苏苏 译



群众出版社 1992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Ted Allbeury
THE LONELY MARGINS

根据英国Granada Publishing Limited, 1982版译出

如 梦 方 醒
〔英〕 特德·奥尔布里著
赵苏苏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74千字 插页2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743-6/I·224 定价: 4.20元

印数: 00001—10000册

在诺曼底登陆前夕，英国特工哈默上尉与美丽的女报务员简·弗雷泽前去德寇铁蹄下的法国执行特殊任务。他们出生入死，以超人的勇敢，将一个濒于崩溃的行动组重组起来。正当成功在望之际，他们却神秘地双双落入纳粹魔掌……

究竟是谁出卖了他们？战后，饱受折磨的哈默从蛛丝马迹入手，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人性与权力，信仰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的碰撞。面对强大的仇人，哈默选择了自己的解决方式……

本书真实地描绘了人的价值在战争中如何贬值、崩溃，描绘了前方义勇之士在大人物的棋盘上只不过是一枚随时可以牺牲掉的棋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战争中上层军政官员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嘴脸。

本书作者奥尔布里是英国当代有影响的惊险小说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初期当过特工，军阶至中校。由于这种特殊的经历，他对谍报战的内幕了如指掌，他的作品也都以此为题材。他与其他惊险小说作家的不同之处是，他不着力于设计情节上的悬念，而是用现实主义平铺直叙的手法，把特工人员作为有血有肉的人，置于残酷的政治斗争之中，

2290/30
从而表现人性与现实的撞击，以及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激烈冲突，结局往往有一丝耐人寻味的凄凉感。读他的作品犹如喝一杯浓而苦的咖啡，细品慢啜，杯尽之后余味仍久久不绝。

奥尔布里的这种文风在西方众多刀光血影、以构思奇巧制胜的惊险小说之林中，是独树一帜的，无疑会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近年来随着读者对通俗文学的欣赏口味不断提高，这种寓哲理、道德于故事之中的较严肃的惊险文学趋不断上升之势，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流派，叫作“软性侦探文学”。除奥尔布里之外，英国著名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的大部分作品、联邦德国的电视系列剧《德里克探长》等，也均属此列。

奥尔布里著有20余部小说，其中一些，如《雪球》、《真假总统的秘密》、《不惜代价》等，近年来已陆续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深受读者欢迎。

——译者

“孤身作战之际，英雄更为英勇，恶棍更为卑鄙；而在普通的战线上，男人因相互鼓舞而坚定，女人则根本不必去打仗。”

——摘自迈克尔·理查德·丹尼尔·富特^①
《特别行动执行局在法国》

^①（1919—— ）英国历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英军任少校，并负伤。写有多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译注

目 录

第一部分..... (1)

1.归来的战士..... (1)

2.独具个性的姑娘..... (16)

3.待命..... (29)

4.难忘的圣诞节..... (41)

5.铁蹄下的法兰西..... (53)

6.“海鸥”行动组..... (74)

7.伦敦的奇怪反应..... (84)

8.地狱..... (98)

第二部分..... (107)

9.邂逅..... (107)

10.疑团与旧情..... (116)

11.接起中断的链条..... (126)

12.讨还公道..... (156)

第三部分..... (169)

13.凶杀案..... (169)

14.蛛丝马迹..... (180)

15.棘手的嫌疑犯..... (194)

16.律师和沉默的被告..... (209)

17.公堂舌战..... (213)

18.陪审团的裁决..... (242)

19.归宿..... (252)

第一部分

1. 归来的战士

领班侍者把他带到餐厅角落的桌旁，桌子是预先订好的，领班侍者称他毕晓普先生，他微微一笑。他的化名是阿尔谢韦凯，特别行动执行局的人常用假名，说是出于安全缘故，其实他们觉得这种改头换面挺有幽默色彩。他静静地坐着，打量着饭店的餐厅。心想，即使在和平时期，萨沃伊饭店也不过如此，这儿的确星星点点地坐着些军人，不过不管是和平时期还是战时，他们似乎都会在这儿。有几对舞伴在跳舞，他朝乐队望去，指挥仍然是卡罗尔·吉本斯，乐队仍在演奏《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战前他曾在收音机中听过这个曲子，也是卡罗尔·吉本斯指挥的萨沃伊乐队演奏的。

仅仅24小时前，他还在寒月之下，站在里昂南部的草地上，望着擦着树梢飞来的莱桑德式飞机。飞机只接他一个人，降落加上起飞连规定的3分钟都没用完。飞机起跑的时候，他的一个傻瓜部下用手电打出“再会”的信号。这是一个警告性的启示，说明那人过于自信了，过于自信的人早晚有一天会使一个成功的行动组遭灭顶之灾。

这时他看见卡特和帕多向他走来。他们笑吟吟地坐下，

他俩都穿着军服，佩带着陆军肩章。

“睡觉了吗，詹姆斯？”卡特问。

“睡了几个钟头。”

“你看上去很结实。”

“是挺结实。”

“见到你很高兴。先点菜，然后咱们谈一谈。这儿的菜品不多，我推荐你吃煎蛋卷，或者要点肝。”

“我要煎蛋卷。乳酪或蘑菇随便来一样。”

卡特把菜谱推到一边，看着对面的哈默，张嘴欲言，侍者走了过来，他恼火地闭上嘴。他点了三个人的菜，侍者走后，他探身向前。

“你们在那边吃什么？”

“城里非常糟，乡下好一点。我们有关系户，所以还凑合。”

“他们急需什么吗？”

“塑性炸药的雷管和发报机零件。我有一张单子，明天给你。”

“不需要别的了？”

“我得带回去些款子。轮胎也很缺。我想和你们商量商量，给共产党派去一名军械修理师。不过稍微晚一点也不要紧。”

“他们与你们合作吗？”

“不真正合作。他们已经定好战争结束后谁当里昂市长了。不过派给他们一名军械师对咱们来说是明智的一着。”

侍者上菜斟酒，他们默默地坐着。侍者走后，帕多说：“斯隆街的住处你还满意吗？”

哈默微笑道：“在敌后住惯了阁楼，这儿简直是宫

殿。”

卡特举起酒杯。“为你和你的战友们，吉米^①。”

帕多点点头，举起酒杯。尽管哈默觉得这炫耀性的敬酒挺别扭，可他也举起了杯子，呷了一口葡萄酒。

卡特端着杯子说：“‘晚钟’的情况究竟怎么样？”

“你们看我的密电了吗？”

“当然看了。”

他苦笑道：“没有我，他们一两个星期内还不至于出事。”

“你歇过来了吗，明天能不能去开个会？”

“当然可以。几点钟？”

“10点吧。在贝克街。”

“好。”

他们盘问了他一个来钟头，询问里昂南部的两个行动组的工作情况，以及他与里昂市共产党抵抗组织的关系。

他只身返回斯隆街，由于缺少责任和紧张而感到不自在。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竟能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行走。看到穿军装的人时他心里仍然发冷，不由自主地靠近树影之中。白金汉宫的窗户因实行灯火管制，黑洞洞的，宫殿象是空的、没人管理似的，旗杆上也没挂王旗。

他走进斯隆街尽头的寓所，打开电灯，发现在他出去的时候有人把一摞邮件放在了门厅的小桌上。这是他过去七个月中积攒下来的邮件，共有10来封，可他不怎么想打开它们。它们属于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与他几乎没什么关系。

^① 詹姆斯的昵称。——译注

明天再看也不迟。

他点着一支烟，坐在单人床边上，仔细地打量着这间屋子。家具不多，出于条件反射，今天早晨刚刚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就检查了两个门和窗户。特别行动执行局的特工詹姆斯·哈默中尉相信，安全应为第二天性。把时间用于侦察总不是白费的。

这间房子有一种气氛，这种气氛几乎可以嗅出来。这是一间给陌生人预备的房子，一个过境者的宿营地，它的房客什么也给它留不下，这些人是回来报告自己的成功，或为自己的失败做解释的。英语对这些人来说几乎成了外国语。他们的善辩或寡言都要受到上级的掂量和判断。他们也向上级抱怨。他们当中很少有英雄，更少有懦夫。如果你不想干了，可以直说，也有些时候你不用说别人就会对你的去留问题做决定。当20个或更多人的生命系于一人之身时，是绝不可掉以轻心的。忠诚是一种双向的行为。与别的特工人员一样，哈默觉得自己对特别行动执行局具体领导人的忠诚不如对观念、对组织的忠诚来得深。这种情绪渗透了他的每一个细胞，对哈默来说犹如呼吸一般自然。这不仅是一个组织，这是一项事业，一项他无比信仰的事业。

他关上灯，拉开窗帘，借着月光脱掉衣服。他仰望夜空，月亮已于两天前开始由圆变缺，但是今晚，它仍然还算明亮，也许明晚也如此，赫德森式飞机完全可以给行动组投下武器、给养和人员，莱桑德式飞机也完全可以在敌后颠簸降落，把秘密乘客接上飞机。他捻灭烟蒂，在黑暗中摸出烟盒和火柴，又点燃一支烟。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多抽了这支，是因为萨沃伊饭店里的那些人。他有生以来头一回去豪华的

饭店，但也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点。也不是因为嫉妒。可是他觉得自己有点生萨沃伊饭店中那些军人和文职官员的气，那儿的情景不太合形势。现在正在打仗，俄国人在基辅的大雪之中奄奄一息，欧洲人民都在挨饿，法国姑娘为了一块肥皂而向德国人出卖着自己的肉体，在所有的沦陷国家，人民日日夜夜生活在恐惧之中。可这些狗杂种们却捻着手指头要跑堂的给他们点支烟或上瓶葡萄酒。餐厅中的军人不光是休假的，还有那些滑头浑蛋，他们总是呆在至今仍灯火通明的参谋部中。他们与那些带着情妇在旺多姆广场里茨饭店大吃大喝的骄横的德国鬼子有什么区别？每一场战争都一样，受罪的是老百姓，而对另外那些人来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他知道，返回自己的行动组他是会非常高兴的。与真正的人在一起，他们唯一的思想就是打败纳粹。

尽管脑子里有这么多念头，可是他把军毯拉到肩膀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锡豪西斯是诺森伯兰沿海的一个小小的度假港和渔港。晴天的时候，在防波堤边上眺望大海，可以望见法恩群岛。这儿只有一条象样的街道，街上有一些铺子和房子，在冬天，大多数铺子都关着门。而在这里的10个星期的北方之夏中，锡豪西斯则挤满了来自纽卡斯尔的旅游者和来自更为南方的度假人，尽管有这些游客，可这儿数英里长的金色海滩仍然空荡荡的。晚上，给当地游艇艇主“导航”的是铺子里鱼和炸薯片的气味。

在那排铺子的尽头，有两所半独立的大石屋。石屋盖得非常结实，象是要千秋万世永存。南方人会觉得它们样子

阴沉，孰不知靠近苏格兰边界上的老屋子，当初建造的时候既要考虑到居住性也要考虑到防御性能。

左边那一所现在是一个小客栈，人们都夸这儿的伙食和服务是第一流的。这样的好名声是老板娘安娜—玛丽·哈默多年辛勤工作和精打细算建立起来的。

安娜原是翁弗勒尔的法国女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嫁给了一个名叫赫克托·哈默的英国士兵。赫克托·哈默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有人说他这个人并不沉默寡言，而是执拗别扭。不管他是寡言还是别扭，他倒是挺满足于现状，他给万全人寿保险公司当代理人，骑着自行车去乡下收月金和周金。35年当中，上司两次要提拔他，他都拒绝了。他妻子开客栈，挣的钱比他从公司里挣的多一倍。55岁时他选择了提前退休，这样可以帮妻子经营公寓。詹姆斯·哈默是他们的独生子，酷似父母。他专心致志，勇敢无畏，办事努力，诚实可靠，在中学里是个很出色的学生。由于受妈妈的影响，由于夏天总在波尔多的亲戚家度长长的暑假，所以他能讲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并且对法国产生了感情。他在阿尼克唯一的一家书店找了个工作。1940年初，他被征入诺森伯兰皇家明火枪团。战争终于爆发了，于是他的语言能力受到了注意，他被调往军事保密局，在那儿，特别行动执行局又吸收了他。

训练期间，他的一切都很优异，可是尽管如此，教官还是怀疑他是否真适合于当特工人员。他的条件不见得合适。他倒是挺勇敢，可是却不够狠，他好象太诚实可靠了，与那些自愿参加特别行动执行局的海盗式气质的人相比较，他仿佛鹤立鸡群，性格显得有些消沉。教官们对他的评语是：有

可能成为一名第一流的教员。但是特别行动执行局的指挥部首长却看出他是块出色的特工人员材料，正是那种能死里逃生的人。指挥部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解决崩溃瓦解的行动组的问题，这些行动组都是由急于求成的人领导的，他们总想一下子把德国鬼子消灭干净。指挥部吃够了他们惹麻烦的亏，所以更喜欢哈默这样的人。

哈默中尉被空投到昂古莱姆附近，担任一个危在旦夕的行动组的副组长。4个月后，这个行动组被德国纳粹保安部粉碎了，哈默接管了幸免于难的人，带他们撤出了这个地区，直到伦敦派飞机把他们接走。6个月后，他又跳伞来此，接管里昂行动组。他们炸桥梁、切电线、弄翻火车、破坏通讯，整整骚扰了德寇七个月。没有一个人落入德寇手中，只有一个人得病死了。现在证明贝克街指挥者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可是他们又想加给他新的担子。能够在敌占区把濒于瓦解的行动组联合在一起的人材是不多的，若是这样的人还能无条件地服从命令，那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翌晨5点半，哈默穿上衣服，刮过脸，坐在旧扶手椅上拆邮件。有两封信是父亲写来的，后面附着母亲的简短问候。两封信都很短，没有抱怨，也没有亲切的家常话，只是限于几个邻居和他的两个同学的消息，还有就是他的一个远房叔叔的死讯，这个叔叔他从没见过，他们向他祝好。有一封琐碎的长信是书店老板来的，还附来了一本叫作《法国必胜》的纸皮书，是某个空军军官写的。苏格兰银行邮来一份通知书，告诉他他的账户上的数额是450英镑12先令。他的中学母校给他邮来了一期简报的抄本，简报中详细地介绍了

一些老校友的现况。其中有一行说到他是明火枪团的步兵。重印协会邮来一份书目，请他买特别优惠价格的书。阿尼克图书馆给他邮来一张用打字机打出的通知，说约翰·菲利浦斯·马昆德^①所著《乔治·阿普利传》一书早已过期，如果他还还不，就将诉诸法律。纽卡斯尔的一个首饰店邮来一张明信片，通知说修理他的手表要12先令6便士，请他定夺。最后，还有一封措辞做作、然而友好的信，是网球俱乐部的一个姑娘来的。他记起了这名字，可是怎么也记不起她究竟长什么样。他把这些邮件一起放在空空的炉箕子上，一把火烧掉，然后用拨火棍把灰拨散。

他走到斯隆广场时天仍然挺黑。他买了份报纸，返回国王路，在卡多马餐厅要了两杯咖啡、一份烤面包，一边慢慢地吃着早餐，一边看《每日邮报》。

贝克街的总部里有一张留给他的条子，要他去布赖恩斯通广场的一个地方。这地方在广场的西边，进门处有一个挂着帘子的柜台，挡住了通往里面的去路。一名军事保密局的中士询问了他的姓名，核对了他的证件，然后拿起电话。中士一边打电话一边望着哈默的面孔，哈默觉得他说的话就象是阿拉伯语。中士挂上电话后才用英语说：“他们马上派人来接你，先生。”一位30出头的高个子姑娘来接他，她朝他笑了笑，掀起帘子让他进去，一路上她一句话也没和哈默说。他们走到走廊尽头，下到地下室，沿着另一条好象没完没了的通道行走。最后她在一间屋子的门口停下敲了敲门，里面有

^① （1893—1960）美国作家。

人答应了一声。她推开门，哈默走进屋子。

屋子很小，没有窗户，墙壁和天花板都刷成白色，地板是松木镶嵌的。卡特挥手要他坐在桌旁的一把椅子上，帕多坐在桌子的另一端。茶盘里摆着热水瓶和杯子，帕多给他倒了一杯咖啡。

“睡得好吗？”卡特问。

“很好。”

“马上给你加任务行不行？”

哈默耸耸肩。“当然行。”

“我们想把你从‘晚钟’组撤出，詹姆斯。我们需要你去别处干。”

卡特等着哈默反对，但是哈默没有反对，他便继续说：

“请你推荐一个能在里昂接替你的人。”

“你们物色上了谁？”

卡特微微一笑。“你先说，詹姆斯。”

“那么我推荐德萨利。”

卡特吃了一惊。“可是你发回来的报告说，法国抵抗运动在拉笼他。再说他也不是咱们培训出来的。”

“你们可以把他调回来培训一下，不过他其实根本不需要培训。至于与法国抵抗运动的关系嘛，他不是戴高乐的追随者。从没有过。此外，他雄心勃勃，愿意挑大梁。”

“他服从命令吗？”

“这是他的弱点，不过只要你们说清楚理由，他是会听话的。”

卡特微微一笑。“我们不能总说清楚理由，詹姆斯，理由有好有坏。”

哈默笑道：“那就瞎编，给他一些他愿意服从的理由。”

他注意到卡特飞快地瞟了帕多一眼。

“我们原来想，应该是科旺，”卡特说。

哈默摇摇头。“一旦受到压力，科旺第一个经不住。”

“为什么？”

“他想和当地的一个姑娘结婚。这本身就是压力。假如德寇破获了行动组，姑娘家就是他的藏身处。他会丢下其余人不管。”

“还有别的原因吗？”

“有。他好吹牛，老想当英雄，现在逞英雄还太早。盟军登陆后有的是时间显身手。”

“你认为盟军会发动进攻？”卡特微笑着说。

“假如不会进攻，我就不到那边去了。你们现在也就不会在这儿了。”

“你赞成用德萨利？”

“是的。”

卡特点点头。“好吧。现在来谈谈你。你认识‘海鸥’的人吗？”

“不认识。是巴黎的一个行动组吗？”

“是的。你从没见过保罗·热丹？”

“我不知道这么个人。他的化名叫什么？”

卡特没回答这个问题。“调动工作你有意见吗？”

“没有。”

“我们认为德寇可能已经发现了‘海鸥’。”

“盖世太保还是纳粹保安部？”

“我们还没弄清楚，不过有迹象表明，是纳粹保安部。”